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国际反恐怖与人质谈判

警官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序	1
第一部分 八十年代以后恐怖活动缉要	
射向七国首脑会议的迫击炮弹	2
布莱顿深夜的爆炸	5
博利瓦尔广场的枪炮声	7
科航班被劫的六天六夜	11
贝鲁特劫机事件	13
迫降马耳他	18
南伊绑架案始末	23
“灰狼”的幽灵	27
帕尔梅遇刺真相	29
旧事重提——帕尔梅案怎样了?	33
法庭被劫案	38
对症下药	43

恐怖主义史	47
第二部分 反恐怖成功事例	
降服劫持者	52
家庭乐队的覆灭	56
“讨债行动”	58
红色旅的滑铁卢	60
附“红色旅”	62
假如“直接行动”仍在行动	64
附“直接行动”中的女性	67
瑞士反恐怖突击队一次成功的行动	68
密林救宪兵	70
遁法外的炸弹	74

第三部分 人质营救、人质谈判

人质劫持及其对策	76
人质自救	81
一次未遂的绑架事件	83
悔不当初	86
爸爸,不要付钱	87
逃出贝鲁特	93
我有人质	96
人质谈判的模式	98
斯得哥尔摩现象	100
UIP 的营救	101
苏联的人质解救部队	103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序

近年来,读者对《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的期望值很高。不少警界内外的读者为了改进业务、讲学、写作、拍摄电影电视片或参加学术会议,希望这本杂志能系统地介绍或提供警察科学(Police Science)的某个方面的信息和资料。为此,我们曾感到困惑。

因为警察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它的交叉点和交叉面广及数十门学科。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法学、医学等进入和参与警察科学的发展已为大家所熟知。上述的这些学科与警察科学的核心部分进行交流所产生的大量信息,即使让杂志编辑部的全部人力穷毕生之精力去收集也是收集不完的。作为一本杂志只能做到尽可能多地捕捉“新鲜的”信息,但它远远担当不起警察科学资料库的任务。

然而,《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经过五年的惨淡经营,的确捕捉到不少新鲜,有用的信息。这些先后分散得来的信息,假以时日,集中到一起,可以从中发现先前处于分散、单独状态的信息所不具备的

联系和意义。于是产生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这套丛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料汇编,或是什么“集粹”、“精选”之类。它将信息资料按专题整理和重新编排,使之处于一种结构关系之中,这样,原先分散单独的信息可以负载更多的信息量,对读者,也就是信息接受者来说将产生更大的效益。当然,这样的编排不大可能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将同一个题目的许多方面都讲到,但它的用意在于从一些新的视角引起对专业读者或非专业读者都熟知的问题的再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并有助于我国警察科学的研究与警务工作的现代化。

编者

1991年1月

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

射向七国首脑会议的迫击弹



参加首脑会议的各国首脑

1986年5月4日，雨霁天晴的东京，春光明媚，景物宜人。第12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下午2点在翠绿满园、繁花似锦的赤坂迎宾馆前庭开幕。同两天前就已经到达东京的美国总统里根相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在欢迎式已经开始以后，将近下午2点半才从羽田机场匆匆忙忙赶到迎宾馆会场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更是在下午3点半以后才到达。欢迎式按欧洲共同体、加拿大、意大利、西德、英、法、美的顺序，每隔20分钟分别举行一次。当某一国家的首脑同中曾根总理一起站到红地毯中央的检阅台前时，陆上自卫队中央音乐队就奏起为这次首脑会议新谱的“祖国”歌曲，而后奏两国国歌，检阅91人组成的陆上自卫队特别仪仗队，向飘扬在仪仗队中央的两国国旗敬礼。一次欢迎式实际只用7分钟，到下午4点50分整个欢迎式结束。尽管在欢迎式上，中曾根一面指着飘浮在会场上空巡逻的日本警视厅飞艇，一面同各国首脑窃窃私语，表现出一副春风得意、雍容华贵的神态。但他并没有忘

记，此时此刻的他，正处在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险恶局势之中。

近一两年来，日本极左派组织发动的“反对扩建成田机场”、“反对战争、反对安保条约、反对美军基地”、“反对分割日本国有铁路并将其变为私营的计划”、“反对东京首脑会议”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以及恐怖活动和游击活动越来越激烈。以去年为例，这种反政府示威活动，全国有3,787起，参加群众达247,000人。其中在东京举行的就有65起，参加人数为135,000人。今年3月25日极左派为反对举行庆祝日本天皇在位60年纪念典礼和东京首脑会议向日本皇宫和美国大使馆放射了火焰弹。以后的40天里，仅大阪和东京就发生了5起这类炮击事件。

5月4日当天就有5个新左翼团体和1个右翼团体在东京都涩谷区的宫下公园等6个地方举行集会，会后上街游行示威。其中的战旗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核派）等团体同机动警备队发生冲突，有4人以妨碍警察执

行公务的罪名,被作为现行犯逮捕。

不仅如此,为了向极左派发出警告,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还在当天,对在东京首脑会议的警备工作已经开始实施了3月末,向赤坂御苑(御花园)发射金属炸弹的革命劳动者协会的非公开活动家城野顺治,在本人以完全沉默表示抗议的情况下,竟以侵入建筑物、违反枪刀管理法、违反关于使用火焰瓶的处罚法、对建筑物以外的目标进行放火等罪名,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对反对东京首脑会议的极左派进行起诉这还是第一次。东京地方法院把这种手工制造的发射装置认为就是枪刀管理法所禁止携带的“炮”,决定将依据本法进行判罪。把手工制造的装置当作“炮”进行起诉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可是,极左派并没有就此屈服下去,根据3月在长野县逮捕中核派头目桥本利昭没收的暗号备忘录中的记载,日本警察当局已经预感到这次首脑会议期间,极左派可能从高楼直接发射炸弹。并根据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这类炸弹的最大射程2公里,当局决定把以迎宾馆和各国首脑下榻的新大谷饭店、大仓饭店为中心向外扩展2公里的区域,划为会议期间的警备圈,派出警备人员3万人,昼夜戒备。尤其是在圈内的每座高楼的前面都设置岗哨一人,严密监视出入客人。对从街上采购回来的主妇的挎篮和

送牛奶的货车,都从上到下,一一严格检查,绝不放过。然而,正如当天的《朝日新闻》的短评所说的,西方首脑越是想树立作为政治示威的首脑会议的权威、恐怖主义分子和极左派就越是搞破坏活动,以实现其反政治示威的目的。

果然,下午4点20分,即最后到达东京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匆匆赶到会场,刚刚走进迎宾馆,再过10分钟就将举行欢迎里根总理的最后一轮仪式时,5发迫击炮弹伴着巨响和浓烟,从会场2.6公里以外的东京新宿区矢来街松原高级公寓4楼的401室,以2分钟的间隔连续发射出来的。尾部带有8枚叶片的炮弹掠过迎宾馆的上空,分别落到离发射地3.1~3.5公里远的新坂40号大楼屋顶、赤坂公寓的阳台、加拿大大使馆门前的马路、众议院副议长官邸的前院、南青山一条第45兴和大楼3楼的花坛上。其中射程最短的炮弹坠落在离迎宾馆的前院只有660米的地方。有的炮弹呈然是着地以后爆炸的,但对居民和建筑物都未造成损害。找到的炸弹同中核派4月15日袭击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时使用的炮弹几乎完全一样,炮身全长40厘米、弹头长11厘米、胴体长15厘米、尾部长14厘米、胴体直径10厘米。警视厅公安部认为这又是中核派为了要在首脑



欢迎仪式上的里根和中曾根



迫击炮弹爆炸现场示意图

会议开幕式时袭击迎宾馆而发射的。因此,他们立即组建特别搜查本部,开始搜查。根据发射点附近居民的电话报告,奔赴现场调查的结果是,安放炮口对准迎宾馆的5尊炮筒的401室的窗户是上、下开关的金属窗,通过定时自动控制装置使它在炮弹发射前自动打开,并且为了不致留下痕迹,使401房间在5发炮弹发射完比后自动着火,把室内烧焦,使人无法辨认。只发现炮筒的长度由上次的75厘米改成1.5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使这次的炮弹射程比上次的1.2公里加大了2倍。

住在松原公寓紧南面的家庭主妇犬塚玄子说:“‘咚’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把门窗玻璃都震得直颤动,我们立即跑到室外”。爆炸声也传到了离发射现场100米远的住宅区,附近的住宅庭院里和人行道上都散落着约有3厘米厚的环状碎片。

加拿大大使馆座落在东京港区赤坂七条。周围耸立着各式各样的高级公寓。每座公寓前都有一名警官不分昼夜地在戒备着。当第一发炮弹落在离使馆仅有10米的青山街上爆炸以后,在一阵惊人的警笛尖叫声中,警备车急驰而过。手持金属探测器的警官也在四处奔跑,顿时呈现出一片慌乱景象。一位当时领着两个孩子出来的目击者饭沼顺子讲:“正当我们沿着人行道向青山一条走去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咻、咻’的炮弹飞行声。定睛一看,一颗炮弹划着抛物线落到我们前面两三米远的地方,立时发出‘嘣’的一声巨响和一股黑烟,柏油路上陷进一个直径20厘米、深5厘米左右的弹坑”。在港区八条开一间花店的直井章利作证说,他也看到离他们200米远的第45兴和大楼3楼花坛上发出“梆”的一声响以后就冒出了一股白烟。他一面埋怨说:“真讨厌!老是搞这种游击,警察的盘查当然就要更加严厉,使一个好端端的‘黄金星期’(指日本4月末到5月初假日最多的一个星期),都被搅乱了,登

门的顾客只有往年的一半。”

松原公寓是钢筋混凝土的6层建筑,只有三、四层是零散出租的房间,二层楼以下已租给人家开跳舞厅和餐厅了,五、六层是早已卖出的私人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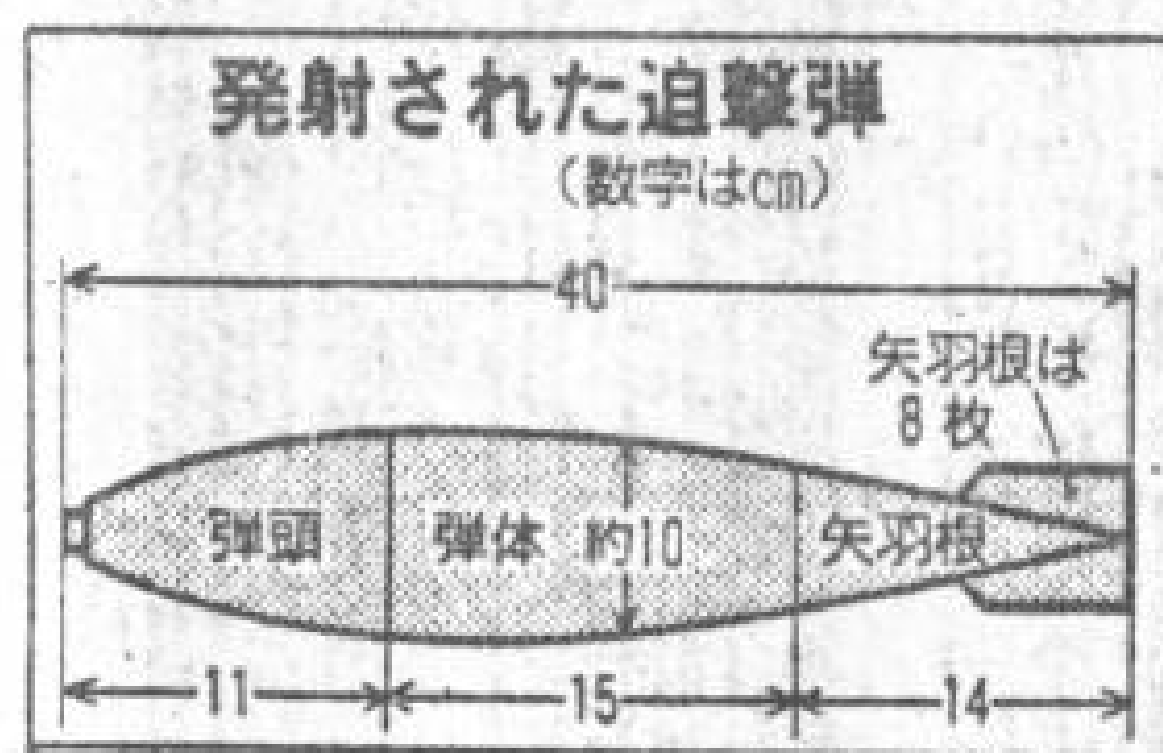
今年3月,一个身高约1.75米、戴着眼镜、自称是“松本”的40岁上下的人,通过附近的不动产公司把这里的401室租去,同“妻子”住了进来。可是牛进区警察署说,他们曾查问了几次,都没见到此人。是否真住进人了,不清楚。

新大谷饭店加拿大记者室,听到加拿大大使馆附近被炸的消息,立即紧张忙乱起来。加拿大威特顿公使当即召集记者会,说明情况。聚集在新大谷饭店记者中心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一齐用特急电,以“首脑会议爆炸”、“导弹燃烧了”的醒目标题,报导了这一消息。

下午6点半,出席晚宴的各国首脑刚走进中曾根首相官邸,一群新闻记者同时围将上来,请求发表感想。合众国际社的女记者问加拿大玛鲁尼总理说:“炸弹射到加拿大大使馆,阁下怎么想?”撒切尔夫人抢先回答说:“不要大惊小怪地



袭击时使用的迫击炮



现场发现的迫击炮示意图

布莱顿深夜的爆炸

1984年10月,英国保守党在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举行101次年会,英国各地党魁和代表都下榻于格兰德旅馆。撒切尔夫人同她的23名内阁成员及高级顾问也住在这海边旅馆。

撒切尔夫人走运

10月12日午夜,尚未入睡的保守党高级官员正期望天亮以后撒切尔夫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凌晨2点54分,撒切尔夫人为她的讲稿润色,正翻到最后一页,突然,一阵雷鸣般的巨响震撼了这座维多利亚式的8层建筑,一枚定时炸弹在第七层的628房间爆炸,从上三层至下层所有“28”房间全被炸毁,形成一个30英尺深,15英尺阔的垂直“矿井”,这座百年古朴、典雅的建筑顿时满目疮

痍,一片狼籍。

撒切尔夫人所住套房距爆炸点正下方30英尺,因天花板装有承受超重的钢架,所以没被压穿,但房间隔壁的浴室整个塌陷下去。奇妙的是,2分钟前,她刚从浴室出来,侥幸免难。其他有些官员都不那么走运。住在228房间的诺曼·特比特被埋在瓦砾中近4个小时,一条腿折断,胸部多次受伤。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内的当然继承人。住在428室的约翰·维克汉在6小时后才被救出,受伤严重。

住在628室的政府高级官员沙托克的妻子被炸死。他回忆当时情景说:“那时,我尚未入睡,忽见一片蓝光,我被震进一个黑黑的洞里,当时只觉得跌落得很深,满身泥土和血迹,上了救护车,营

大事报导”。记者又问:“对这种恐怖行为阁下作何考虑?”撒切尔夫人说:“我们就要商量这个问题,不过我现在就告诉你了,以后你不就没什么好写的了吗”。当有人问到这件事对首脑会议的影响时,撒切尔夫人立即说了声“不”,以示否定。这时玛鲁尼总理也苦笑着说:“我与撒切尔夫人同感”。记者又转向里根总统问道:“你没害怕吗?”里根回答说:“炸弹虽然射出来了,但从迎宾馆上空飞过去了。可惜没击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的沉着态度。在宴会席上撒切尔夫人向中曾根总理建议说:“为了表示我们并不怕恐怖主义者,明天我们一起到街上走一趟。”

日本警视厅当晚急忙把原定的半径2里警戒圈扩大为半径4公里。并连夜印制旅客登记表10万张,翌晨发到圈内

各个旅馆和饭店,让他们火速将一切行迹可疑的人的情况填表报上来,以便控制。

下午7点半,俊藤田官房长官在紧急记者招待会上说:“原来警视厅把炮弹的射程估计为2公里,但今天的实际射程却是3.2~3.7公里。预测发生差错,十分遗憾!虽然事先也收到了中核派已经发明出射程达到3.4公里的炮弹的情报,但是怕扩大警戒圈会削弱警备力量,所以就没扩大,果然出了事”。

正象《朝日新闻》的短评进一步指出的那样,首脑会议变成对恐怖主义的宣传阵地,变成当今西方世界当权派同极左派势力进行政治较量的现场,不能不说是对于现代文明的一大嘲讽。

赵连兴 编译

救人员问我从哪里出来,我只好回答,从7楼电梯下来的。”

受惊的保守党年会的代表们穿着睡衣徘徊在海边。形状狼狈的内阁大臣们担心丢失政府的重要文件,有的拉来一把折椅权做文件夹,有的坐在公文箱上不敢离开。

撒切尔夫人在丈夫丹尼斯陪同下出现在惊慌的人群之中,她依然衣冠楚楚,还佩戴耳环、异常镇定地对惊慌失措的代表们说:“我们非常走运!”并当即宣布,天亮以后会议照常举行。由此可见,撒切尔夫人在当今世界的铁女人之称不是没有道理的。

共和军声明倒霉

爆炸发生9小时后,北爱尔兰共和军在都柏林发表声明:“我们这次自认倒霉,但我们只要一次走运,就够你们受的。”他们声称这次爆炸目标是:“英国内阁和保守党的战争贩子们”;爆炸事件是“英国占领北爱尔兰的必然结果。”并说将来还要制造爆炸。

15年来,共和军制造了系列恐怖事件,使2400人丧生,1972年他们开始在英国本土进行恐怖活动,使90人丧失,1000多人受伤。1979年,英国女王的表兄蒙巴顿勋爵在游艇上被炸死。1982年7月20日,女王的4名骑兵卫队队员在海德公园被打死,同时有7名王室军乐团成员被害。1983年圣诞节前一周,英国著名的哈罗德百货公司门前,一枚炸弹在汽车里爆炸,死6人,伤94人。这次布莱顿饭店的爆炸又造成4人死亡,34人受伤。

将英国首相和内阁成员作为恐怖目标的布莱顿爆炸案,标志着共和军恐怖行为的升级。

“梅兹事件”为引源

共和军为什么把撒切尔夫人作为恐怖目标?有人将此事与“梅兹事件”联系在一起。该事件发生在1981年,当时押

在梅兹监狱的10名共和军成员为了争取政治犯待遇,于当年3月1日进行绝食抗议,要求不穿囚服,不服劳役,准许取得更多的信件,准许更多亲友探监。英国当局认为,共和军进行暴力活动,触犯刑律,必须作为刑事犯处理。撒切尔夫人亲自发谈话说,给共和军以政治犯待遇,“就等于给他们颁发屠杀无辜的许可证!”由于对立的双方都很强硬,结果10名共和军成员活活饿死在狱中。共和军认为,撒切尔夫人应对10人之死负责。此后,她就一直被列入共和军的死亡名单,而且居于榜首。

保安工作外紧内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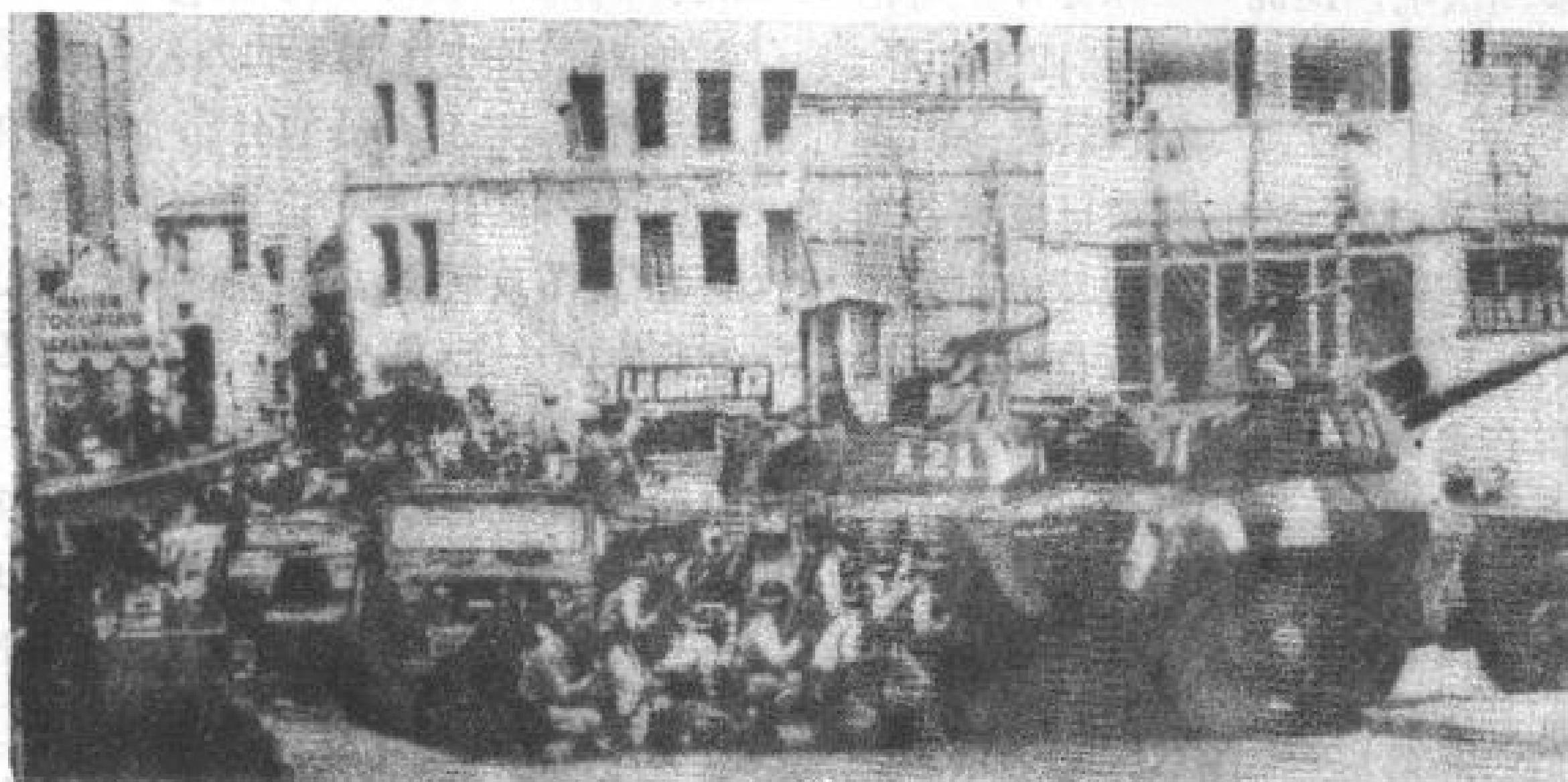
在爆炸发生之前,情报部门就曾发出通报说国内近期可能发生爆炸袭击事件,但并不知道恐怖分子在哪里行动。警方虽然得到情报但并未认真对待保守党年会代表下榻的布莱顿饭店。

一些代表说,旅馆内部的保卫工作很松,只要进入大门,便可完全自由行动。新闻记者们说,他们进入大楼采访时,公文包未受到检查。一些政府官员相信,恐怖分子是用偷来的出入证混进参加年会的代表中间公开出入旅馆的。

再者,警方对这个旅馆的120名专职人员和近40名兼职人员事先并没有审查,对旅馆在年会前参加扩大整修工程的70名工人也没有进行安全检查。事后才怀疑共和军分子是否混入他们之中。据警方调查,在发生爆炸的三周前,有一对夫妇曾用假名登记住在第629房,但没有人能追忆起他们的模样。特别是在爆炸发生后,内阁大臣们逃出楼外,在海滨徘徊竟无人注意他们的安全。外报评论说,共和军如果在这里埋伏几名射手,真是找到了最理想的目。

事实上,警方的撒切尔夫人的保安措施是极为周密的,室外有12名特警流动值勤、室内各场所都有电视监控。两条专门训练过的警犬对撒切尔夫人住的楼层进行了全面搜索,但却疏忽了其他地

博利瓦尔广场的枪炮声



包围司法大厦的保安部队

方。

警方饮怨首相增彩

布莱顿爆炸事件后,英国警方受到报刊,政界的猛烈抨击。他们评论是,英国警方在打击共和军方面仅仅是“小有收获”,在1984年9月两次告捷之后,便沾沾自喜,对敌情研究不足,低估了共和军的报复能力,以致在对保守党年会的保卫工作上疏忽大意,险些使英国内阁遭到一场政治大屠杀。许多报刊就有关问题作了报道,敦促当局吸取教训。

英国警方曾于1984年9月两次截断共和军的军火供应。一次是在都柏林以北的一个偏僻乡村捣毁了一个地下炸弹工厂。他们在一所楼的地板下面查到一批遥控引爆器,1000个精密定明器和一些制造炸弹的设备,并逮捕了一名共和军的炸弹专家。另一次是通过英、美、爱尔兰共和国三国合作,截获一艘为共和军供应军火的机动渔船,搜到7吨重的军火,拘捕了5名共和军成员。他们偷

运的军火包括火箭、手榴弹、炸药、100支自动步枪和手提机关枪。这批武器都是准备提供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和英国本土进行恐怖活动的。有人担心,共和军会为缉获7吨军火一事进行报复。果然他们在两周之后就在布莱顿干出这起爆炸案。

英国警方在爆炸现场搜寻中发现炸弹碎片及定时装置。反恐怖活动组长赫克斯比说,这枚炸弹装有20磅葛里炸药。恐怖分子早在9月时就已将它放置在628和629房之间的木板后面。共和军引爆技术相当高明,炸药精确地在3星期2小时又30秒以后准时爆炸。使共和军遗憾的是,撒切尔夫人安然无恙。

在爆炸发生几小时后,撒切尔夫人在年会上做了40分钟的演讲,代表们报以历时8分钟的鼓掌欢呼,赞赏她的坚毅、镇定。炸弹不但没有降低她的威望,反而提高了她的政治形象。

济东编译

座落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中心的博利瓦尔广场是该国圣地之一，游人络绎不绝。广场中央耸立着拉丁美洲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的雕像。雕像后面就是雄伟的波哥大市政大厦，广场左侧是一个展览馆，右侧是一座现代化的五层建筑，这里是哥伦比亚政府办公地和最高法院。距此 300 米处便是哥伦比亚总统府。这里得天独厚，四季如春。1985 年 11 月 6 日，广场象往常一样，游人熙熙攘攘，他们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退休的老人，有成双成对的情侣和嬉戏玩耍的孩子们。成群的鸽子也自由自在地啄食着散落在地上的食物。广场上洋溢着一片和平气氛。

此时的司法大厦前已停满了各种汽车，300 多名司法界要人和政府各机构的官员正济济一堂，在大厅里举行会议。当时针指向 11 点 30 分时，最高法院主席阿方索·雷耶斯宣布休会，一些人开始整理手中的各种文件，有些人正朝大厅出口走去。就在此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大厅门外传来，随即一群手持机枪的武装分子冲进了大厅，他们朝天花板上盲目地倾注着成串的子弹，大厅里顿时乱成一团。武装分子很快便完全控制了这座五层建筑，包括最高法院主席在内的 300 多人在武装分子的枪口下沦为人质。

蓄谋已久

冲占司法大厦的武装分子是哥伦比亚较活跃的一支反政府武装——“4·19 运动”的成员。该组织自 1970 年成立以来，曾多次绑架了各界要人，并袭击过哥伦比亚境内的许多重要设施。1983 年 7 月，“4·19”运动成员利用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哥伦比亚大使举行招待会之际，袭击并占领了多米尼加使馆，扣留了参加招待会的各国大使及外交官，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1985 年，该运动与现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该运动的几位领导人先后神秘丧命，双方的武

装冲突仍不断升级。同年 6 月，“4·19 运动”宣布退出同其他武装集团一道与政府签订的停火协议，并开始筹划一次重大行动。10 月间，军队在一次围歼行动中发现了“4·19 运动”的一个地下军火库，得到了该运动草拟的代号为“安东尼奥行动”计划。该计划印有司法大厦的详尽平面图，上面精确地标出了各办公室的位置，每个房间里的办公人数，各出入口情况，警卫人员的分布有每天的详细时间表。据此，军警方面掌握了“4·19 运动”企图攻袭司法大厦的阴谋。在这次袭击的前一天，即 11 月 5 日，据波哥大市的一家报刊刊载了一篇报导称，一位“4·19 运动”成员透露，该组织将要对司法大厦下手。但军警方面对“4·19 运动”是否有胆量在人口稠密，戒备森严的市中心发难深表怀疑。因此除增派了一些保安人员外，并未采取进一步有效的防范措施，给了武装分子以可乘之机。

根据“安东尼奥运动”计划，参加这次行动的“4·19 运动”成员分三批于 11 月 6 日中午 11 点 30 分准时举事：一路由司法大厦后门地下停车场率先下手，留下几个人担任警卫，然后迅速冲上大厅；第二路人马在听到停车场枪声后趁机从面向广场的司法大厦正门冲进去；第三路人马则作为增援力量，跟随第二路挺进。但在实施时，第三路人员乘坐的汽车发生故障，被迫抛锚修理。其他两路人员按原计划进展顺利，于 11 点 30 分准时到达，但仍不见第三路人员赶来，此刻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几分钟以后，“4·19 运动”最高领导人之一，也是这次攻袭行动的总指挥路易斯·奥德罗发出了行动信号。当第三路人员赶来时已被军警设下的封锁线档在圈外，否则，这次行动势必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

计划成功

司法大厦是一座五层水泥建筑，下设一个地下停车场。一楼是最高法院的

会议大厅,11月6日上午,司法界及有关各界要人正在这里举行会议,二楼是最高法院各机构办公室;三、四楼为政府各机构办公室;五楼是司法和政府档案库。

11月6日上午7点30分,一对化名为恩里克的年轻夫妇来到一处汽车出租站,以搬运家具为名,租了一辆绿色1961年产的福特350型带蓬小型货车。当汽车来到一僻静处时,与司机同来的男青年突然拔出手枪抵住了司机的腰间,命令他停车。与此同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3名男子跳上汽车,将司机拖出驾驶室后开走了。被劫持的司机名叫奥古斯托,他事后回忆说:“和我同行的那对青年把我带到一处咖啡馆,先是威胁说要杀死我,后来又说他们会把汽车还给我的,并答应给我一笔租金。那位男子不时地看表,‘现在是10点35分,伙伴们都已上路了。’我听他对那个女人说。然后他们给了我1,200比索并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到家后,我把这一切跟妻子讲了,最后我们决定报警。”

负责司法大厦的警卫工作的除政府保安机关外,还有一家私人保安机构,总人数约为50人。11月6日上午11点30分,当最高法院主席宣布休会后,众议员巴斯克和保镖首先离开会议大厅来到地下停车场。在保镖刚刚打开车门时,一辆绿色带蓬小型货车突然冲进停车场,入口处的保安人员还未来得及反应,便从货车中射出的密集的子弹中倒下了。巴斯克的保镖迅速拔出手枪,拖着巴斯克返身乘电梯回到一楼会议大厅,而武装分子也依仗着强大的火力,顺着楼梯冲进大厅。此刻的会议大厅已乱成一团;有的慌不择路,如鸟飞兽散;有的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木呆呆地瘫在椅子上;有些机灵的便不顾往日的尊严,纷纷趴在桌子底下或地板上,双手抱头抖成一团。大厅内近300人,包括最高法院主席和哥伦比亚现总统的胞弟海梅·贝坦库尔统统成了武装分子的人质。在司法大厦

正门前,从一辆中型旅游车下跳出十几名身着哥伦比亚军服的人,他们径直朝大门冲去,门卫刚要张嘴问些什么,一串子弹便射进了他的前胸,他们握着手提机枪,径直向二楼冲去。从第一声枪响到武装分子完全控制司法大厦,历时不到10分钟。事后警察怀疑大厦内有人为“4·19运动”作内应,因为事件发生后,原在大厦咖啡厅工作的几个人一下子便无影无踪了。

失而复得

司法大厦内枪响后,首都市政大厦和邻近的保卫人员及警察立即设下了警戒线,封锁了司法大厦。11点50分,第一批国民警卫队增援人员赶到。此时司法大厦已四门紧闭,武装分子居高临下,先后有7名军警人员受伤。12点25分,贝坦库尔总统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军警首脑应邀出席。会后,总统要求武装分子释放人质,接受审判,否则将要付出代价。12点55分,4辆轻型坦克和2辆装甲车开到了博利瓦尔广场,随后4架直升飞机运来了32名特种部队人员。下午1点,军警开始向司法大厦发起攻击。一辆坦克和小型装甲车冲进了地下停车场,与守卫在这里的“4·19运动”成员展开了激烈的枪战。与此同时,一架装甲直升飞机载着12名特种部队人员空降在司法大厦顶层。两辆轻型坦克将炮口对准了司法大厦的大门,两声巨响轰开了被武装分子紧闭的大门,随后一辆装甲运兵车冲进大厦,武装分子被迫撤向三、四楼。此时,地下停车场连同司法大厦一楼已完全控制在军警手中,13名“4·19运动”成员在与军警的枪战中毙命。下午3点,关在大厅里的第一批人质在保安人员的掩护下撤出该厅,被送到陆军医院。

在军队的进攻面前,“4·19”武装分子被迫放弃了三楼。“4·19运动”领导人路易斯·奥德罗命人把最高法院主席带到电话旁,向国内各报刊和新闻机构

宣布,如果政府不撤回军队,停止进攻,他们将每隔 30 分钟处死 1 名人质,并强迫他向贝坦库尔总统施加压力,随着夜幕的降临,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为防备军警趁夜色发动偷袭,武装分子点燃了五楼的档案库,火光映红了整个广场。闻迅赶来的消防人员因害怕成为武装分子的靶子,只好“望火兴叹了。”

到 7 日凌晨,被救出的人质已达 300 多名,仅有 4 人仍处在武装分子的枪口下。在枪战中,武装分子的伤亡人数已近 30 名,军警方面的伤亡人数为 14 人。凌晨 1 点 30 分,贝坦库尔总统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保卫民主与和平。各国政府首脑也纷纷发表讲话或打来电报,支持贝坦库尔的行动,并准备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哥伦比亚议会,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地方政府也纷纷表示支持政府采取的行动。

随着黎明的到来,3 辆轻型坦克冲进了大厦,用密集的火力掩护军警向占据在四、五楼的武装分子发起猛攻,特种部队用火焰喷射器开道,经过激战,武装分子被迫龟缩到五楼的最后一个房间

里。军队用高音喇叭向武装分子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 5 分钟内缴械投降,但遭拒绝。军警开始准备发动最后的进攻,他们缩小了包围圈,赶走了围在司法大厦附近的记者。

11 月 7 日中午 1 点 06 分,大厦内一声巨响,震得邻近建筑物的玻璃门窗一阵颤动,这场历时 28 小时的哥伦比亚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恐怖事件最终结束了。共有 35 名恐怖分子被击毙。爆炸过后,军警在武装分子的尸堆中发现了这次攻袭司法大厦及 1983 年占领多米尼加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的直接策划者和指挥者、“4·19 运动”最高领导人之一路易·奥德罗的尸体,同他一道丧生的还有其他 3 名“4·19 运动”全国领导人。同时生俘了该组织的成员,从他们口供得知,最高法院主席及其他 7 名人质在 11 月 6 日下午就已倒在了武装分子的枪口下。贝坦库尔总统下令为在这场冲突中牺牲的 8 名人质进行国葬,全国下半旗致哀。

吴凤翔 编译

科航班机被劫的

六天六夜

12月4日 星期二

1984年的这天清晨,科威特航空公司的221班机从科威特正点启程,飞向卡拉奇。机上共161名乘客,其中120名巴基斯坦人,10名科威特人,3名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官员,1名美国商人和其他外国乘客。

飞机的第一站是迪拜。在迪拜的国际机场保安人员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英国的安妮公主在迪拜访问三天后,将于12月4日离开,机场保安人员为确保她的安全,已经忙了一整晚。当221班机在迪拜停留之后,因起飞时间与安妮公主的专机非常接近,保安人员对在迪拜上机和匆忙转机前往卡拉奇的乘客,只是草草检查,而全神关注的是专机的安全。4名来自贝鲁特转乘221班机的阿拉伯青年因而轻易地绕过了出境室的安全检查站,径直走向离境厅大门,登上了221班机。

221班机由迪拜起飞,几分钟后,飞机上升到五千英尺高度,英国籍机长克拉克亮起了解除安全带的信号灯。这时,4名在迪拜上机的阿拉伯青年迫不及待离开座位,直奔机首的头等舱。

没多大一会功夫,头等舱里传来喝叫声,然后是一声枪响。原来这4名阿拉伯青年已经动手,闯进驾驶舱,头等舱的乘客不甘示弱,想阻止暴待行径,引起扭打,一名阿拉伯青年混乱中鸣枪,子弹射中一名科威特乘客的大腿。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221班机被4名持枪歹徒劫持,他们胁迫机长克

拉克更改航向,飞往伊朗。

德黑兰马拉巴德国际机场控制塔回话:机场已经关闭。机长克拉克向控制台表明:我们处于紧急状态,燃油即将告罄,不能改飞其他机场。最后,控制塔准许降落。

221班机一着陆,便立刻被拖到一条远离机场大厦的偏僻跑道上,由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察及应变车辆团团围住。

“砰”地一声枪响,打破清晨的沉寂。正严阵待发的武装人员,此时紧盯着飞机,不知道里面正发生着什么。

飞机一降落,劫机者就把机上的乘客按国籍分开,美国人和科威特人被集中到机首,以巴基斯坦为主的其余人被集中到机尾。就在分开乘客的时候,科威特和美国乘客伺机反抗,想乘乱制服劫机者,双方扭打之后,劫机者占了上风。为恐吓机上的人质,劫机者选择一名美国乘客就地枪杀,弃尸机外。瑞士外交官前往德黑兰验房,认出被杀的人是50岁的美国国际发展署官员希纳。除杀害希纳外,劫机者又将一名科威特乘客的姆指割了下来,以儆戒其他人质不可轻举妄动。

劫机者杀人之后,通过无线电与德里兰和科威特机场控制塔谈判,首次提出他们的要求:释放科威特狱中的17名恐怖分子,否则就把飞机炸毁,叫16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与飞机同归于尽。他们企图营救的17名恐怖分子曾于1983年12月12日参与对科威特的美国和法国大使馆以及其他目标的爆炸事件,后被

科威特警方逮捕,经审讯后,分别被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

科威特政府的立场一开始就非常坚决,拒绝劫机者的要求。劫机者的态度也很强硬,声言科威特政府如果不答应要求,便分批杀害人质。

双方都坚持立场,谈判陷于僵局。

12月5日 星期三

拖了一天之后,劫机者在残暴对待机上人质的同时,又为向全世界其他的人显示他们的“人道”,终于略作让步。他们释放了46名妇孺,包括一位嫁给巴基斯坦人的美国妇女和她的女儿。劫机者搜去了她们的证件和一切可以证明她们身份的文件,然后让她们沿机梯走到跑道,徒步走过积雪的机场前往机场大厦。

据获释的人质说,劫机者非常凶残,而且喜怒无常。她们虽然没有目睹头等舱内发生的事情,但不时传来的惨号声,知道是劫机者正在毒打科威特和美国乘客。

第一个人质被杀害之后,美国政府发表了强烈谴责的声明。但由于与伊朗没有邦交,对这种突发性的恐怖行动却束手无策,美国只能依赖瑞士和英国的斡旋来营救机上的美国人质。

12月6日 星期四

为了急速扩大事态,劫机者传召了伊朗的电视摄影队到现场拍摄。他们将两名显得疲劳不堪的人质押出机外,站在机梯顶上,把一个电子扬声器交给其中一名人质,并强迫他求饶。当这名人质苦苦哀求时,一名劫机者举枪对着他。

在场的一名伊朗谈判人员一面挥动手臂,一面走上机梯要求劫机者不要再枪杀人质,结果,被劫机者挥枪驱赶了下去。

手拿扬声器哀声求饶的人质乘混乱之中拔腿就逃,劫机者一发现,近距离连出6枪。另一名人质却从机梯顶上跳下地面逃脱。被枪杀人质是派驻巴基斯坦的美国国际发展署官员,52岁的史坦福。逃脱的人质是一名巴基斯坦人。

枪杀了第二名人质后,劫机者扬言要分批杀害机上其余的人质,而且中止了谈判。

不久,机内传来更多的枪声,机长克拉克对德黑兰机场控制塔说:劫机者很野蛮凶残,他们很神经质。接着,劫机者首领沙拉,要求到机场大厦恢复谈判。

谈判后,劫机分子允许一名医生和一组清洁工上机。在医生和清洁工上机前,沙拉及同伙用从机场大厦带回的一捆尼龙绳把人质逐一绑在座位之上,然后再放医生和清洁工进机舱。清洁工看见驾驶舱内有两人伏倒在地,但不知是否死亡,为保险起见,没有吱声。

从双方僵持到现在复谈之后,形势略有缓和。

12月7日 星期五

恢复谈判的结果是更多的人质获释。在枪杀史坦福之后的第二天,即211班机被劫的第四天,劫机者释放了23名巴基斯坦乘客。随后,又释放了30名乘客。到晚上,劫机者再放8名乘客。这些,给机上的人质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12月8日 星期六

劫机者开始不停地通过无线电向控制塔喊话,并对以人易人之目的讨价还价,结果,他们又放了39名人质。但他们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带有威胁性,实际上,他们在开始最后的行动了。

12月9日 星期天

劫机者宣布已在飞机上装置了炸药,准备与人质和飞机同归于尽。在劫机者广播了遗愿之后他们又出乎意料地放了7名机组人员。这时,仍扣押在机上的有机长克拉克、两名美国乘客卡柏和高斯达、以及包括科威特巡回大使胡辛在内4名科威特乘客。

劫机者把克拉克绑在驾驶舱座上,然后毒打其余6人,并故意打开无线电,让人质的惨呼和求饶声传出机外。

午夜之后,恐怖分子要求一名医生和两名清洁工上机。伊朗当局遂叫保安人员乔装医生和清洁工,并作好各种安

贝鲁特劫机事件

轰动世界的贝鲁特劫机事件从1985年6月14日至30日,历时十七天,最后以美国、以色列让步而告终。

希腊上空 卒然起事

6月14日,雅典风和日丽。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客机从开罗飞来,上午9时抵达雅典机场,准备继续飞往罗马。在雅典机场,共有10人登机,其中有两名阿拉伯青年,年约二十上下,衣着讲究,都能讲德语。两人一高一矮,高个子身高六尺,矮个子五尺六寸。他们在飞机将要起飞时,手提公文包和尼龙提包排在旅客的行列中。经过检查口时,两人的神色有些紧张,其中一人往传送带上放行李时不按次序,将自己的提包抛在一对美国夫妇的行李中间,引起这对夫妇的不满。但他们当时没有强烈反对,X光扫描器也没有发现他提包中的可疑物品。另一名阿拉伯人经过安全门时,金属探测器发出了警报,他退回来,从口袋里拿出金属钢笔和打火机,再次经过安全门时,探测器又发出警报,他只好再退了回来,双手上举,有些惶恐。但检查人员漫不经心,没有理会,又去注意别的旅

排,准备登机袭击劫机分子。

3名乔装医生和清洁工的保安人员冒雪走到飞机舷梯下,举手扬声,明示自己的身份,一名劫机者走出舱门,示意他们举手拾级而上,以便逐个搜查。医生率先走了上去,两名清洁工紧随其后。当恐怖分子正要搜查医生时,两名清洁工突然猛扑上去,抓住恐怖分子并将他推下机梯。这时,机场上枪声大作,士兵们朝天开枪,以转移机舱内劫机者的注意力。

客。他乘人不备时从检查人员的身后绕了过去。这样,两人总算混过了关口,接着,登上了飞机。

10时10分847号客机准时起飞。机上有机组人员八名,乘客145名,其中美国乘客104名。八九分钟以后,飞机进入高空。后舱的乘客解开安全带,刚点上香烟,发现坐在最后一排的两个阿拉伯人突然站起,从他们身边以赛跑的速度,向座舱奔去。当时座舱门紧闭,他们一人掏出手枪,另一人掏出一个菠萝形状的手榴弹,拔出安全栓,摆出要炸机的架势。当时安全栓掉落在地上,矮个子阿拉伯人叫身旁的机组事务长德里克森小姐(德裔美国人)把安全栓捡起,放到他的嘴里,接着朝她胸部猛击一掌,另一人用手枪对准她的脑门,叫她充当德语翻译,用英语向乘客喊话:“这架飞机已被两位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先生劫持,他们有一提包手榴弹,可以随时炸毁飞机。希望大家合作,服从两位先生的命令,否则自取灭亡。现在大家都弯腰低头。”喊话完毕,矮个子咆哮着:“低头!低头!”要所有乘客把双手叉在脑后,头不得高于前排座位的靠背,否则就要拜打脚踢。接着,他

同时,另3名伊朗保安人员抢上机梯支援,向舱内投掷烟弹。恐怖分子因事出突然,一时乱了手脚,还未来得及引爆炸药和枪杀人质时,6名伊朗保安人员借着烟弹的掩护,冲进机舱,徒手与恐怖分子搏斗。

20分钟后,3名恐怖分子被彻底制服,押下飞机。一场持续6天的劫机事件终于结束了。

微山 编译